



題材·思想·藝術

TICAI SIXIANG YISHU

李希凡



題材·思想·艺术

李希凡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平)8 7/8(精)8 13/16 插页(平)2(精)5 字数180,000

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1,500(内精装1,000)

目 次

題材·思想·藝術	1
舊地的抒情	18
生活真實和理想威力的高度融合	23
剪裁、集中和再創造	36
是提高還是“拔高”	50
南京路上的一場新的戰鬥	65
“史實”和“虛構”	74
答吳晗同志	92
“歷史知識”及其他	98
歷史劇問題的再商榷	109
“歷史劇”是題材的標誌 還是“事實”的概念	142
漫話革命歷史題材的劇作	165

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颂歌	183
团结起来，斗争向前	196
悲剧与挽歌	204
● 召唤着新人的诞生	227
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	241
《四郎探母》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	260
后 记	277

題材·思想·藝術

——談談一九六一年的幾個短篇

關於一九六一年的文學創作，最近流行着一種稱呼，叫做“散文年”。在一些座談會上或者報刊讀者中間，也經常可以看到和聽到興奮地談論散文的情況。散文，並不是我們百花園地里的新品種，但是，它在一九六一年確實是開出了不少的奇葩，給散文這塊園地注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新的生命，才使得廣大讀者產生了新鮮的美的感受、美的欣賞的興奮。

至於短篇小說，表面看來，一九六一年的收成似乎並不景氣，因為讀者都很熟悉的不少作家，沒有動筆或者產品較少。當然，作家不是機器，我們很難在一個年度里就要求得那樣均衡地生產。短時間的沉寂，或者是百花盛開前的一種醞釀吧！不過，如果我們不專注於那些常寫短篇的作者，那麼，也不能說，整個文學創作，只有散文擅美於文壇。

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說，我讀的不多，難於作出全面的評價。但是，僅就一般瀏覽的情況看來，它給短篇小說這塊園地注入的新的血液，帶來的新的生命，也同樣使讀者產生了新鮮的美的感受、美的欣賞的興奮。

首先，从题材方面来看，短篇小说的创作，就出现了多样化的新景象。像多年来比较冷落的历史小说，一九六一年就有人开始动笔了（《人民文学》十一月号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鞭撻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残余意识的讽刺作品（《人民文学》九月号马识途：《最有办法的人》）也使人们耳目一新；过去一贯反映较少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的生活的作品，在我所看到的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说里，就有三篇很受读者欢迎，即《人民文学》七、八月号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红旗》一九六一年二十一、二十二期管桦的《葛梅》、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林斤澜的《假小子》；人民解放军的练兵生活，在反映部队生活的创作里，一般被认为是难写的，但是，有些接近练兵生活善于发掘和提炼素材的作者，也依然能写出较好的短篇，像《解放军文艺》五月号峭石的《小鹰》、十月号张勤的《三人》等；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在一九六一年的优秀短篇中，仍然占有光辉的地位，像《人民文学》一、二月号李季的《马兰》、四月号郭小川的《下山》、《上海文学》六月号茹志鹃的《同志之间》、《人民文学》三月号马识途的《找红军》、《解放军文艺》八、九月号的《接关系》、一月十五、二十二日《人民日报》马忆湘的《三女找红军》（马识途、马忆湘的几个短篇虽然是长篇中的一节，却都可以独立成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仍然是我们文学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在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说中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情况，数量是比较少的，不过，《人民文学》一、二月号陆

文夫的《葛师傅》、《北京文艺》十一月号费枝的《中秋佳节》、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胡万春的《过桥》，也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一贯占据文学创作中心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一九六一年的收获量也较少，但像《人民文学》四月号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周立波的《张满贞》、《人民文学》一、二月号刘澍德的《拔旗》、六月号茹志鹃的《阿舒》、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菌子的《羊奶奶》、《青海湖》十月号赵希向的《银花嫂》、《北京文艺》九月号高芮森的《灯油》，也依然是写得很突出的作品，特别是四月十六、十七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在《延河》三月号）王汶石的《沙滩上》，无论是思想或艺术质量，都给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异采。

题材的选择，对于短篇小说的作者，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能否敏锐地发掘现实生活中最激动人心、最适合短篇小说体裁的素材，常常是使作者花费脑筋的事情。但是，也应该说，题材并不是一篇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历史和现实的斗争以及当前社会主义的建设生活，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为文学创作提供着多种多样的题材，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运用怎样的手法，在发掘和提炼题材方面表现出了作家的独创的艺术才能。特别是短篇小说这种样式，更加强迫作者在这方面多花费工夫。对于读者来说，一九六一年的短篇题材在人们的反映里，大致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题材的多样化。人们对于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扩展出来的新的题材内容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譬如像《陶渊明写挽歌》、《最有办法的人》，在读者中间就有很广泛

的反映，尽管对某些作品讀者是有很多分歧的評价的，而反映之多，意見之多，也正表现了讀者的关切。像在散文中游記的題材引起广泛兴趣一样，我們的讀者，对于多样化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新鮮題材的短篇小說，也表现了热情的关注。作为一个报刊的文艺編輯，我經常接触到一些来自讀者的評論，他們兴奋地推荐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却往往不是我們注意到的，讀者的敏銳的嗅觉开拓了我們的視野。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們最感兴趣的作品，总是在某一方面有着新鮮的气息。所以題材多样化，不仅关涉到适应作家的不同个性、風格的充分發揮問題，同样也关涉到多方面地培养讀者的生活情趣、提高讀者的鉴赏能力，以及滿足讀者精神食粮上的多种多样需要的問題。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說，在題材多样化方面是显示了一些新特点的。

二、如上所說，題材又并不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關鍵，提倡題材多样化的目的，也不是要求作家去寻找所謂“冷門”的东西，而是为了破除某些誤解，为了更好地适应艺术創作的規律，發揮作家的特长。因为选取題材、提炼題材确乎是关联着作家本身的条件、个性和風格，不加区分地在題材方面对于作家提出要求，势必会妨碍作家更有效地發揮自己的特长。不过，題材处理上的丰富多采或單調乏味，却也并不完全决定于題材內容所反映的生活面，而主要是决定于作家选取題材、提炼題材的才能和特点。王汶石是比較注意生活中重大变化的作家，他的短篇集《風雪之夜》，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像《新結識的伙伴》、《严重的时刻》等，都是公认為描写农村生活的好作品。有一个时候，人們曾經把王汶石

称为“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因为他是那样善于把社会主义农民的喜悦心情，用清新的笔调、强烈的色彩传达给读者。而这并没有妨碍王汶石以同样观察、表现能力发掘农村斗争生活的题材，于是，《严重的时刻》，特别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沙滩上》，就成了显示作家这方面才能的优秀作品。《沙滩上》是描写当前农村最新生活变化的短篇，是描写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说。然而，人们却不能不钦佩作者在选取和提炼题材时的独具慧眼。他是那样善于在当前农村生活中发掘新的因素，又是那样善于在自己所选取的生活面里采取特有的发人深思的角度来反映它。

同是描写农村商业工作者生活、表彰商业工作者先进人物的作品，像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管桦的《葛梅》、林斤澜的《假小子》，其选取题材、提炼题材的角度，就都鲜明地表现了作家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不同的个性、风格特点。老作家骆宾基的《在山区收购站》，虽然只截取了这个山区收购站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作者却运用他特有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为读者全面地展开了一幅山区商业工作者生活和精神活动的丰富多采的画卷，职业性的特有的精神活动的剖析和地域性的特有的风习画面，融合得是那样美妙。

《葛梅》和《假小子》，虽然也是着力地刻划了两个女采购员的忘我的工作精神，但他们选取题材的角度，却和《在山区收购站》又有所不同，葛梅和假小子的性格，并不是像曹英那样从浓重的生活色调里烘托出来，也没有王子修那样的性格和她们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都是在直接绘声绘色的行动中展示了性格。善于叙事的林斤澜是借助周围人们的见闻，

活灵活現地写出了假小子的性格。管樞同志却是在自己的眼睛里，把葛梅的活动安排在小說的富有色彩的詩情基調里。

其他像費枝的《喜事盈門》(《北京文艺》四月号)、茹志鵬的《阿舒》、高芮森的《灯油》，在选取和提炼題材方面，也都表現了自己的特点。《灯油》内容是描写一对老夫妇在新旧生活的感受中对待集体劳动的态度，題材并不新穎，如果采取偷懶的方法，作者滿可以从新旧生活对比中写他們的精神变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取材方法，我們看到过不少，結果給讀者的印象却是单調乏味，連本来很有真实感的内容也糟蹋了。《灯油》的作者却沒走这种輕易的路，他深入到这对老夫妇的生活和精神的世界里，从灯油这一引起家庭糾紛的細节扩展开去，反映了在农村生产斗争中复杂而細致的精神矛盾，四孀的連珠炮的牢騷話，反而塑造了一个急公忘私的老农四叔的鮮明形象，取得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而对旧生活的痛苦回忆，在四孀的精神变化里，也不过只起了一个提綫的作用，并没有集中多少笔墨去描写它，取材的巧妙，給这篇作品增加了新鮮的艺术特色。

现实生活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所以作家选取和提炼題材也必然有着广闊的用武之地，尤其是短篇小說这种样式，选取和提炼題材的角度和方法，应该說是作家艺术构思中很重要的部分，抓不住这个环节，整个艺术表现方法都将被局限住。一九六一年几个优秀的短篇，首先在这方面，都是表现了新的特点的。

二

談到文學作品的思想性，我們往往只注意它描寫了什麼，告訴了人們什麼，却時常忽略作者有什麼獨到的見地，他怎樣告訴人們的。我總覺得，在文學作品里，思想和藝術是很難分家的。它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血肉融合在藝術形象里，是作品藝術形象的活躍的生命。藝術形象離開它就失去了靈魂，它離開了藝術形象，也就變成了抽象的概念，因而，它不能是附加在作品里的，也不是作家做現身說法的宣傳就能取得藝術生命的。直到今天，恩格斯所說的“傾向應當是不要特別地說出，而要讓它自己從場面和情節中流露出來”這句名言，對我們的文學創作，仍然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我絕不否認，我們絕大多數的革命作家都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修養；一定的黨的政策思想的水平，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有了這些並不等於就有了一切，它們只能在作家的藝術思維里起作用，它們只能是作家認識生活、概括生活的指南，同樣的，作家也不能夠像採摘果實那樣，把它們直接變成作品的思想，只有當這一切都消溶、冶煉成作家特有的思想能力的時候，它們才能在認識生活和創作過程里發出真正的光和熱，才能寫出發人深思、耐人尋味的具有深刻思想內容的藝術精品。

人們不大喜歡那些大嚷大叫在作品里抽象地宣布作家意圖的作品，也不大喜歡那些一覽無余的作品。只有滲透在活躍的藝術生命里的含蓄、深沉的思想力量，才能更充分地發揮文學藝術的教育作用。我覺得在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說

中，《沙滩上》和《在山区收购站》，在这方面是有独创特色的。

《沙滩上》一发表，我們立即收到来自讀者和文艺界的很多反映，大家一致称赞这篇作品巧妙而有力地表现了当前农村最新生活的变化。但是，巧妙而有力，却不仅見出了作家的艺术力量，也見出了作家的深沉思想力量。这种思想力量包含着作家充分熟悉生活和敏銳地发掘生活中新因素的能力，也表现了作家的政策思想的水平。沒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就不能在这样一个生活断面里，包容进如此曲折而引人遐想的生活内容；沒有敏銳的观察能力，沒有深刻的思想概括能力，也很难在如此繁杂的生活土壤里，发掘出閃光的新内容，抽理出深刻的主题思想。

就《沙滩上》所描绘的生活表层来看，它不过截取了现实生活事变发展中的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是在地头上的林檎树下，像生活里的許多偶然情况一样，人們聚攏在一起，談前說后，道东論西，只不过《沙滩上》却借用这偶然的生活場景，让他的几种类型的人物聚攏来，繼續展开那已經走过一段很长历程的生活矛盾。

小說一开始，一位“受了点批評”外号叫做“热火朝天”的副大队长囤儿，正在“仿佛在跟什么人赌气”似的“发瘋的”“干活”，“用干活发泄自己的苦恼”，为什么受批評？为什么苦恼？作者沒有任何交代。但是，“逛鬼”陈运来的出場，却把矛盾的綫牵扯出来了。这个“不久以前，他只要远远瞧見副大队长，紧溜慢躲还嫌躲不及”的“逛鬼”，“現在他却居然大拉拉地八叉开腿，在副大队长旁边的一堆苜蓿上

躺下来，像观赏一头吃了鳖的狗熊一样，挤眉眨眼地瞧着”囤儿干活，而为什么陈运来对这位副大队长有这样的态度变化呢？作者也没有追述，人们只能从人物的语言行动中探索它的前因后果。

每一个出场人物首先都把话题集中到这“逛鬼”的身上，嘲讽、揭底、劝告、鼓励，仿佛都是对着这个“逛鬼”，仿佛这个“逛鬼”成了林檎树下矛盾的中心，而实际上却是通过“逛鬼”的话题揭示着更深的生活矛盾，“逛鬼”对待囤儿态度的变化，以及这些出场人物对待“逛鬼”的态度，不过是生活中新的变化在个别性格或人物间具体关系上的一种反映。展现在这个生活场面和人物中间的错综关系，只是事件发展进程的一个断面，那曾经激动过每个出场人物的生活矛盾，在这里，仍然不断地冲击人们的感情和行动。小说中心人物陈大年的出场，给解决矛盾带来了转机，他是这个短篇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新农村干部的形象。像囤儿一样，他也挨了批评，但他却没有“挨伤”，反而觉得“不挨鞋底长不大”。陈大年是带着笑容登场的，可是，他一出场，矛盾就变了样。“锁子不开，是钥匙没找对”这句闪光的语言是多么耐人寻味啊！仅仅在这“日头爷都要下班”的短短时间里，他就找对了多少钥匙！他的热情的批评和帮助，一瞬间就激起了“逛鬼”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出现了一个新的陈运来；他的不回避矛盾的严肃态度，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位“有点疲沓而且自以为是”的小队长的弱点，纠正了他的曲解权力下放的错误看法，检查了他的工作，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劳力和工具不足的问题。最难开的锁，是思荣老

汉，但是，在陈大年的谦逊、诚恳和毫不泄气地再鼓革命干劲的感召下，就连这位“倔得出奇”的老农，都不得不表示心服了。

用不着多說，在陈大年的形象里，照耀出来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思想、党的整风的威力，是党给这个年轻有为的农村干部注入了新的旺盛的精力。然而，自始至终，人物都是生活在自己行动的环境里，农村生活所激荡起来的新的波澜，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具体感受。这短短的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的形象世界，却向读者诉说了多么丰富的生活内容啊！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当不只是一个圈马湾的沙滩吧！也不只是一个思荣老汉吧！整个大地都将为陈大年们敞开自己的怀抱！

《沙滩上》在字数上不能算做一个很短的短篇，而从它所负荷的内容来看，却显然又可以看出作家的很高的艺术概括能力。“言有尽而意无穷”，应该说，王汶石同志充分地利用了短篇小说的有限容量。在这有限的容量里，装进了较之五六个人的形象世界远为丰富的广阔生活内容。他截取了事变过程的一个断面，没有对事变过程作抽象的、繁多的情况介绍，但是，凝聚在这个短篇里的那种含蓄的、深沉的生活画面和心灵画面，却能够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找到它的来龙去脉，找到它的前因后果，找到它的生活背景，和作者分享那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勇往直前的生活信念。没有对农村生活最新变化的丰富的观察和体验，是很难写到这种深度的；同样的，没有对生活高度的思想认识，没有高度的思想概括能力，也很难在一个短篇的容量里把小说写得这样丰富、含蓄

而又精煉——特別是在農村生活日新月異的一九六一年。

駱賓基的《在山區收購站》，和《沙灘上》作者所用的藝術方法是很不相同的。這個短篇完全像一幅細致的工筆畫。作家對東北山區生活風習的細膩描繪，對人物心靈特征的體察入微的剖析，都使這個短篇吹拂着濃重的生活氣息，使人感到充實、豐滿而又親切。這是一幅完整的畫面。沒有畫外意、弦外音。然而，充溢在形象畫面里的思想，也仍然是很耐人尋味的。在小說里，作者着力刻劃的是王子修老大爺的形象。曹英的形象，是在王子修的形象活動里烘托出來的。小說的內容實際上是描寫了兩種營業思想、營業方法（也蘊藏着兩種人間關係）的矛盾和衝突，可是，作家的批判的筆鋒，却是那樣深藏在形象的畫面里。

老收購員王子修老大爺，對他的本行業務是何等熟悉啊！“是凡一個老的跑山戶，沒有不知道小屯收購站老收購員王子修的。就拿皮貨來說吧。要是黃鼠子皮，他搭手一摸，不用看，就知道是立春之前獵獲的，還是立春之後弄到手的。只差一個節氣，皮毛的質量就不一樣，價碼就有高低之分；要是紫貂皮，只在背毛上吹一吹，察驗察驗那些大針毛的彈力，就知道是棲居在山頂巉岩之巔的珍品，還是山底下石頭罅子岩穴里的出產。從這裡就可以想像到王子修老大爺在完達東部一帶有名的獵戶心目中，是有多么高的威信了。”但是“近兩年來，越是有名的獵戶，老‘訪參’的山戶，卻又很少把他們的珍貴獵獲物拿到小屯收購站來，要他過目、鑑定，在他手里成交了。”人們說：“老王頭兒在小屯收購站把着口子，就別想能賣出高價來”，究竟出了什麼毛病啦？老

王头儿把着口子，难道錯了嗎？他“把守的是国家資金呀！”也許是猎戶、山戶們的思想有毛病吧？可是，当螞蟻河公社副业主任陈老三和这位老王头儿論參議价时，讀者却看到了，山戶、猎戶們沒有錯，有毛病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王头儿。老人确实是严格地把守着国家的資金，可惜的是，他对“人”的看法，却还停留在旧的社会关系里，总是想“老跑山的人，哪个心眼儿不都是溜儿溜儿的精呀！”“价碼可不能开漏啦！”但是，生活在变，人也在变啊！于是，和老王头儿有二三十年老交情的陈老三，在拒絕和他成交之后，却是那样輕易地拿珍貴的人参和曹英成交了。不仅曹英对待人参的“随便”态度，使他吃惊，就是陈老三也“已經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老跑山戶了，不是三年前农业社时代那个老副业組长了。在他們主任曹英面前，他是另外一个人。直爽、公道、有国家观念。一句話，完全是个为党所教养出来的人。”旧的观念、旧的关系一刹那間在老王头儿心目中看到了崩潰。对于曹英，作者沒有像塑造王子修形象那样着力地描繪她的心灵活动，而却正是在和王子修的性格对照里，簡练地勾勒出她的誠恳、热情、爽朗的新型商业工作者的形象，鮮明地揭示了两种人間关系形成的两种历史性格。作者对于王子修老人的性格，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在描繪它，沒有夸张，沒有嘲諷，所有的生活和精神的画面，都从历史具体性的着色里展現出来——即所謂“让它自己从場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並沒有妨碍这篇作品的鮮明的思想性，也不能掩盖作家的明确态度。每一个讀者都会从形象感受中得出有力的結論。

《在山区收购站》虽然不像《沙滩上》那样含蓄，但是，当

你讀完了這篇小說，你还是不能立刻从它的形象世界里走出来，它迫使你沉思、回味、引导你咀嚼各种新旧人間关系的秘密。

当然，在一九六一年的短篇中間，还有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写得深刻的，只是从含蓄、深沉的意义上讲，《沙滩上》和《在山区收购站》，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三

磨炼技巧，把作品写得更能打动人心，最近几年已經逐漸成了我們文艺創作里的風气，一九六一年的短篇小說，在这方面也是表现了特色的。

《沙滩上》固然是独具匠心，看得出作家的思想概括能力是和艺术上的惨淡經營分不开的；《在山区收购站》那种现实主义的深刻剖析的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的。“姜是老的辣”，不断地磨炼技巧，探索新的艺术手法，使自己的作品在艺术上愈来愈完整，这首先当然还是从老作家創作中表現出来。周立波同志的《张滿貞》就是一例。立波同志最近几年来的創作，包括他的長篇小說《山乡巨变》，給人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那种不可抑止的飽滿热情。無論是在《山乡巨变》或他的一些短篇里，人們都可以看到，属于作家自己的一种新的風格、新的艺术表現手法在形成。我还想不出用什么術語来形容这种新东西，作者非常善于发掘生活和人物性格中的內在的幽默感，而又能用亲切的、朴素的艺术手法把它們描繪出来，讀者看这样的作品讀不上几个篇頁就会臉上浮出笑容来。中国古典小說在艺术創